

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

吴丹 陆柳杏 董晶 樊舒 徐爽 李秀园

摘 要 本文在对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文献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文献中的理论进行分析,探讨其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理论模型,进一步分析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是什么,以及国内外相关的基础性问题有何异同。研究发现,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是支撑图书馆学研究且对图书馆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的理论问题;国内外均关注的基础性问题包括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相关概念的再思考,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人性化与智能化的信息服务和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发展等;面向中国现实的基础性问题有图书馆服务均等化,图书馆法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等;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可以用五个“W-How”来概括。针对现有研究的特点,未来相关基础性问题的研究有向以下内容加强的趋势:大数据时代资源组织关联与管理的问题,智慧服务和均等化服务的问题,图书馆相关制度的建设与推进问题,新时代的图书馆学教育问题。图1。参考文献85。

关键词 图书馆学 理论研究 基本概念 基础理论 理论模型

分类号 G250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Past Decade

WU Dan, LU Liuxing, DONG Jing, FAN Shu, XU Shuang & LI Xiuyuan

ABSTRACT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not only the basis for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cience, but also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careers.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issu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past decade. We utilize literature survey method and retrieved articles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using (theor * OR framework OR conceptual * OR grounded OR underpinnings OR model OR paradigm) as the query to search in f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science, that is,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Library Trend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 and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We also use a Chinese query to search relevant articles in top nine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journals, that is,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Library & Information, Document, Information & Knowledge, Library and*

^{*} 本文系武汉大学“‘建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研究专项:图书馆学理论发展中的中国贡献”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Contribu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通信作者:吴丹, Email: danwoo@126.com, ORCID: 0000-0002-2611-7317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WU Dan, Email: danwoo@126.com, ORCID: 0000-0002-2611-7317)

Information Service, Library Tribune, Library Journal, Librar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and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We totally obtain 1 143 articles in English and 2 111 in Chines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erms, theories, and theoretical models used in these articles. Based on these terms, theories and models, we can examine and summarize the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past decade. Particularly, we also explore the general issues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Chinese original issues to deeply reveal the Chines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y and strengthen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are the one that support the research and have a guiding role in the practice of library science. There are four fundamental issues concerned at home and abroad: 1) rethinking of concepts related to library and library science, 2)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library science, 3) humanized and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4)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careers. Meanwhile, there are three special fundamental issues in China: 1) the issues of equalization of library services, 2)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ibrary law in China, and 3)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These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past decade can be summarized by five “W-How”, that is, What-How, Why-How, Who-How, Where-How, and When-How. Based on our analysis, we find four research trends of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1) problems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2) problems of intelligent and equalization services, 3)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of library-related laws and systems, and 4)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1 fig. 85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Theoretical research. Basic concept. Basic theory. Theoretical model.

0 引言

基础理论是学科存在和发展的母体及重要根源^[1],是学科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在于可以深刻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内容上看,理论研究的任务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对理论本身的研究,即基础性研究;二是对理论运用于实际工作及具体问题的研究^[2]。其中,基础性研究是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理论方法的科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起点^[3]。对于图书馆学而言,理论研究既是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基础^[1],又是图书馆事业和实践发展的根基。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对基础性问题的探讨是基础性研

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究图书馆学的基础性问题对于促进学科的理论发展至关重要。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国人接触到西方图书馆观念以来,就一直对图书馆学本土化及其发展进行不懈探索,以“建立中国图书馆学”,从而“使斯学(图书馆学)普及……成一‘中国图书馆学’之系统,使全体图书馆学之价值缘而增重”^[4]。中国图书馆学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发展过程^[5],其间至少经历了四次中外图书馆学理论关系和理论互动主要对象的调整、重构和变化^[6]，“中国特色”愈发鲜明。对中外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进行细致分析,可以从中发现中外相关研究的异同,探究“国内外关注的一般化问题”和“中国原创问题”

等,以深刻揭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中的贡献,加强学者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价值的认识。

基于此,本文对近十年中外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进行探讨与揭示。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内容分析法,从文献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理论模型等角度进行探究,试图回答两个问题: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是什么,中外图书馆学理论有何异同。

1 研究现状

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存在着“重实证、轻理论”的现象,且该现象存在已久。据 Kim 等人统计,1984 年 91 种英文期刊所发表的图书情报相关文章中有 13% 属于理论研究;1984—1989 年和 1995—1998 年的样本中均有 18.3% 的文章为理论研究;1990—1994 年和 1993—1998 年这一比例分别是 28% 和 34.1%^[7]。2000 年后,图书情报领域逐渐关注到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且在研究中使用理论的文章比例增多^[7]。Julien 等^[8]分析了 1999—2008 年共计 749 篇论文的理论研究和运用情况,强调跨学科研究和理论研究对于解决图书情报领域研究问题的价值与重要性。Kumasi 等^[9]分析了 2009—2011 年的七本图书情报领域期刊的理论研究文献,探索理论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如何被使用和呈现,按照理论使用程度由浅到深归纳出三种理论使用方式,分别为理论放置、理论对话和理论生成。吴丹等^[10]以我国七本图书情报学术期刊为样本,识别 2009—2019 年图书馆学研究中高频使用的理论,以揭示图书情报领域相关研究中理论运用的情况。从时间跨度上看,国外对相关文献回顾的时间跨度主要集中在 1970—2011 年,国内虽然有对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但其着重于对国内学术期刊的揭示,缺乏对国外理论研究现状的揭示与比较。近十年来,社会持续发展,技术加速更新,促进了国内外图书情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进展。因此,把握

近十年国内外图书情报领域理论研究的宏观进展情况,厘清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可为后续图书馆学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提供借鉴。

从内容上看,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百花齐放,研究者从不同侧面观察和研究图书馆学,从哲学视角、信息知识视角、文化视角、社会视角、管理学视角和多元学说、层次理论、宏观科学、其他理论的综合视角出发,探索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1]。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关注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内容、体系结构、研究方法和相关学科等^[11];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直接推动下对不同时期的前沿问题进行全面探索^[5];图书馆学在信息资源存取、信息组织与描述、信息检索与信息行为、信息素养、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服务、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的理论研究^[10]。这些研究既为整体把握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历程与现状提供了思路,也为探索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奠定了基础。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同于基础性问题探讨,前者主要是从理论上对现代图书馆的理念及其职业价值、使命与社会责任、图书馆学理论创新方法论、图书馆制度与技术的关系、公共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等问题进行探讨^[12],简言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关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哲学理论、学科建设等方面^[10,11]。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既与基础理论研究有关联,又与具体研究主题相关,即基础性问题关注的范围更广泛,对基础性问题进行探讨的目的之一是能指导后续实践,然而当前研究较少有对该类问题进行系统揭示。

2 概念界定及研究方法

2.1 概念界定

“理论”,又指概念、范畴体系,是人们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知识的有系

统的结论,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13]。在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中,理论被认为是广义上对事物本质的描述或解释^[14],是一系列基本定律,通常是基于持续观察的经验规律^[15],也是关于信息系统效率、用户行为、不同搜索代理(如描述符、标题等)功能的理论解释^[16]。对于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理论”的概念又与具体学科相关,并且与模型和框架具有密切联系,如在信息行为研究中,模型可以描述为思考问题的框架,并且可以演变成对理论命题之间关系的陈述^[17]。从前人的研究与论述可知,“理论”既可以在广义上指关于现象之间关系的概括、总结、解释、命题、框架等,又可以与具体学科相关,用来解释具体学科现象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基于此,在本研究中,“理论”被认为是与图书馆学相关的、用于解释图书馆学中各种现象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的概念、框架、模型、定理等。

“理论研究”,是指对事物现象及其内在联系和规律的研究,是通过理性探讨,了解和把握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的认识活动^[18],主要包括对理论本身的研究,以及对理论运用于实际工作及具体问题的研究^[2]。不同于实证研究注重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及对假设的检验,理论研究更关注于对事物现象和本质的解释与思辨,其对数据的依赖性小于实证研究。换言之,对数据的呈现是实证研究的重要特征,而对现象及其本质的解释是理论研究的特点。基于此,本文将“理论研究”限定为对事物现象和本质进行阐释的研究,该类研究不涉及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基础性问题”在众多学科领域中均存在,虽然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于与学科相关的基础性问题均有探讨,然而对于“基础性问题”的基本概念,即“什么是基础性问题”没有较为明确的界定。以图书馆立法的基础性问题研究为例,江向东^[19]提出了图书馆立法基础性研究的主要内容,毛贇鸣和李黛君^[20]则从中国图书馆法制史出发,对中国图书馆立法问题给予评价,论证

了图书馆法权和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历史及现实的关系,从而论述当代中国图书馆立法的必要性。此外,梅绍祖^[21]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性问题进行了研究,辨析了隐私、个人数据和个人信息三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探讨了个人信息保护和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进而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应当注意的问题。从前人的研究中可以得知,“基础性问题”与具体学科相关,且多见于理论研究中,起到的作用是支撑学科的发展,也为实践的开展提供理论基础。此类研究关注的问题较为宽泛,一般包括与具体研究相关的学科哲学或思想、标准、概念内涵、概念间的关系、发展历史与现状、研究意义与价值、未来发展方向等,可以归纳为在理论上回答与学科或研究相关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

2.2 文献获取方式

将研究限定在“图书馆学”的范围内是探究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的前提。本研究通过限定文献获取的来源以确保所获取的文献均属于“图书馆学”研究范畴。

学术期刊是刊载学术文献、促进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是学者交流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因此本研究以国内外图书馆学的学术期刊作为文献获取的来源。在选择外文学术期刊时,以三个图书情报期刊推荐列表^[22](即来自图书情报院长的期刊推荐列表、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推荐列表、图书情报领域五位权威专家推荐列表)提及次数排名前十的期刊作为选择依据,最终确定五本国际图书馆学领域普遍认可的图书馆学同行评议学术期刊作为外文文献的来源,分别为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Library Trends*、*Journal of Documentation*、*Information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Journal* 和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在选择中文学术期刊时,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最新版 CSSCI 来源期刊(2019—2020)目录^[23]为基础,

在保留图书馆学学科专属度较高的学术期刊基础上,选择了近十年在 CSSCI 来源期刊目录中均出现的、复合影响因子排名前九且可以涵盖图书馆学大部分研究主题的中文学术期刊为文献来源,分别为《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与情报》《图书情报知识》《图书情报工作》《图书馆论坛》《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建设》《国家图书馆学刊》和《大学图书馆学报》。

为了尽可能全面和准确地在所选期刊中筛选出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文献,笔者参考了前人对“理论”的定义及用词来确定本研究的检索式,如在外文学学术论文中,理论研究常使用的词语包括“conceptual(包括其变体,如 conceptualization)”“framework”“model”“grounded”“underpinnings”等^[24],而在理论研究的中文文章中,理论与学说、事实、基础、观点、模型、概念、框架等词语没有明显的区别^[25]。基于此,本文的英文检索式最终确定为“主题=(theor * OR framework OR conceptual * OR grounded OR underpinnings OR model OR paradigm)”,出版物名称为上述限定的五本外文学学术期刊,文献类型为“article”;中文检索式确定为“主题=(‘理论’OR‘概念’OR‘原理’OR‘基础’OR‘定理’OR‘定律’OR‘框架’OR‘模型’OR‘学说’)”,文献来源为上述限定的九本中文学术期刊,检索年限均限定为 2010—2019 年,最终获取了外文文献 1 143 篇,中文文献 2 111 篇。所有文章的题录信息(包括题名、作者、出处等)均被记录在 excel 文档中,并被赋予了唯一的序号,以方便后续分析。

2.3 文献分析方式

内容分析法是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文献分析方法。内容分析法是对研究对象的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的方法,该方法的实质是对文献内容所含的信息进行分析^[26]。围绕具体的研究问题来对文献内容进行抽取、编码和检验是使用内容分析法的基本步骤,而编码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基础但关键的作用。

2.3.1 理论的识别与编码方法

对理论进行科学有效地识别是编码过程的基础。本研究参考王芳^[27]等人的识别理论原则,将所获文献中的理论进行识别,优先将文献中以“概念”“框架”“模型”“理论”等词的中英文表述及其近义词所描述的理念、观点或关系识别为理论,并辅以“基于……”“根据……”“依据……”等常与理论一起出现的词汇来识别文中的理论。特别地,依据论文的特征,若文中某个名词或短语与“concept”“definition”“概念”等词共同出现,或某个名词或短语后接“是(指)……”等类似的语句,本文将该类名词或短语识别为基本概念;若文中出现了“theory”“……论(说)”“……理论”等字样及其相似和单复数形式,则一般是作者在文中运用了相应的理论,因此本文将带有该字样的表述识别为基础理论;此外,若文中出现了“framework”“model”“……模型”“……框架”等字样,或运用了经典的理论模型,本文将其识别为理论模型。

在识别理论名称时,若原文出现了理论,则先将理论名称按照其在原文中出现的形式提取出来,若存在同一理论但有不同表述的情况(如全称、简称、英文形式等),则根据上下文来建立理论对应表,将同一理论的不同表述形式(包括中英文形式、全称简称形式)对应起来,如“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和“SE”对应。

2.3.2 理论识别过程与检验

英文和中文论文的理论识别采用相同的方法。理论识别过程主要有四名具有定性研究和编码经验的编码人员参与,其中两名负责对英文论文的理论进行识别与编码,另外两名负责对中文论文进行编码。所有编码人员均进行了编码培训。

由于需要编码的文献量较大,为了更好地保证编码一致性,本研究先从所获得的中英文文献中按照 10% 的比例随机抽取文献进行预编码,其中英文文献抽取了 120 篇,中文文献抽取了 200 篇,预编码的文章通过 excel 生成的随机数来筛选。所有的编码人员均独立完成编码。

编码完成后,编码人员交流编码结果,并对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讨论,以完善编码标准,保证编码信度。

本研究借助 Kappa 系数来对编码一致性进行检验。Kappa 系数是衡量两个编码人员编码一致性程度的重要指标^[28],Kappa 值取值范围在 0 与 1 之间,值越高代表编码一致性程度越高。最终,在对研究主题的编码中,英文和中文文献的编码一致性分别为 0.91 和 0.77。所有 Kappa 值均大于 0.75,说明编码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本研究最终识别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理论模型的原始数据分别为 57、1 637 和 1 090 条,清洗(包括去重和合并)后共获得的数据分别为 25、1 059 和 966 条。本文主要对识别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理论模型进行归纳与分析。

3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是学科核心知识的重要体现,是该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标志。虽然图书馆学研究所关注的内容多种多样,但是作为学科支撑的图书馆学,也有着所有研究内容共有的、能反映该学科本质特征的核心知识和基础问题。在对核心知识和基础问题进行研究时,研究者会使用相关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理论模型,换言之,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理论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是基础性问题的反映。

3.1 基本概念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大体可以分为理论内涵层面的概念和实践外延层面的概念,其中理论内涵层面的概念又可以划分为宏观概念和具体概念。

3.1.1 “信息”及其相关概念:理论内涵层面的宏观概念辨析

“信息”被认为是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学科的理论中起着核心作用^[29,30]。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就有研究者尝试对“信

息”进行概念化和术语化,然而这一概念在领域内至今仍未有一致的定义,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信息”无处不在且并不是图书馆与信息科学领域的专有属性^[29]。学者从不同角度定义“信息”这一核心概念,并借助其他相关概念来对“信息”进行阐释,讨论较多的概念有信息(information)、数据(data)、知识(knowledge)、文档(document)、智慧(intelligence)等^[29,31]。

在通过演绎法来重新定义信息、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的相关概念时,“数据”被认为是通过合成过程形成的一组单词、数字、符号、声音、图片和/或其他通信代码,“信息”被认为是具有意义的信息,“知识”被认为是具有意义的信息,“文档”被认为是信息和媒介的组合品,这也表明了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的使命是确保信息被最大程度地发现和利用^[29],而“智慧”是“数据—信息—知识—智慧”连续统一体中的最高逻辑层次的概念,是收集、加工、传播和应用信息的能力^[31]。由于“知识”是与“信息”相关的概念,因此可以从哲学认知论的角度来解释“信息”。理性主义认为信息即知识,信息是认识个人的主观建构;经验主义认为信息即事物,是独立于知识的存在;现实主义认为信息即过程,既与外部现实相关,又与知识主体的内在结构相关^[30]。

大数据环境促进了研究者对“信息”与“数据”之间逻辑关系的探讨。当前二者关系存在着四种代表性观点,即“数据大于信息”“信息大于数据”“数据等于信息”和“数据与信息是相对的”。“数据大于信息”是以 DIKW 概念链模式为代表,将数据、信息、知识和智慧分成四级金字塔形,从底层“数据”到顶层“智慧”,内涵逐渐增加,外延逐渐减小。“信息大于数据”是将数据作为信息的一部分,认为信息是用数据、符号、文字、声音等多种形式来表现的事物的总称,该观点的影响力在四种代表性观点中最大。“数据等于信息”则认为“数据是信息的代名词”,而“数据与信息相对”的观点认为有时信息大于数据,有时数据大于信息^[32]。

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来定义与解释“信息”这

一概念,其目的不仅仅是去理解“信息”本身,更多的是对“信息”进行审视或再思考,使其反映事物的本质并为用户提供更多帮助。例如从认识论的角度去揭示“信息”可以发现,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的大多数科学理论均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上的,这两种认识论或高估或低估感官知觉的作用,这使得在感官知觉上存在障碍的视障用户不受重视,因此可以公平反映信息及感官知觉关系的现实主义则是一种能为视障用户提供信息的认识论^[30]。

3.1.2 “信息”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理论内涵层面的具体概念辨析

对数据、信息、知识、文档与图书馆学专业使命之间关系的探讨,延伸出了理论内涵层面具体概念的辨析。具体而言,不管是传统检索工具(如图书馆目录、书目、索引等)或网络搜索引擎及语义网的发展,还是图书馆的物理馆藏、网络虚拟平台与相关服务的开发,都属于图书馆学专业使命的范围内,即最大程度地提高信息的可发现性,从而提高信息搜索的效率和有效性^[29]。图书馆、用户和服务是图书馆学践行其使命时需要密切关注和统筹的三个部分,而数据、信息、知识、文档是连接图书馆、用户和服务的通信系统、桥梁及纽带,因此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也关注了不同部分及其桥梁纽带之间的关系,辨析了由此产生的具体概念,如信息检索、信息组织、信息传播^[29]、相关性^[33]、边界^[34]、数据监管^[35,36]等。

除了信息检索、信息组织、信息传播等较为常见的概念外^[29],研究者所辨析的具体概念更“小而精”,在对这些概念进行辨析时也往往结合了时代背景或特定情境。例如,“相关性”(relevance)是信息检索中的一个概念,提高检索结果的相关性对于满足用户信息需求而言有重要作用。在移动设备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对“相关性”这一概念进行辨析,可以改进与扩展前人的模型,提出更完整准确并符合移动环境的新框架^[33],为移动环境中的信息检索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此外,由于数字信息呈指数增长,数字

环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得越来越多,“边界”的概念必然得超越已有的知识范围来覆盖虚拟环境,从而为交互式和沉浸式虚拟环境的设计提供重要启示^[34]。关于维护和增加数字信息主体价值活动的“数据监管”(data curation),在整个数据生命周期中也发挥着积极的管理和评估作用^[35,36]。

理论内涵层面的具体概念辨析,是学者对相关概念之间关系的思考,对这些概念往往结合了时代背景或具体情境而进行辨析,反映出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随着时代变迁和科技进步而发展和创新,以实现更好地指导新环境下图书馆实践的目标。

3.1.3 文化机构的价值:实践外延层面的概念辨析

数字化和数字人文的发展以及现代社会人类文明建设的需要,使得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功能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从理论上重新审视公共文化机构的价值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以“博物馆”为例,由于博物馆与档案馆、图书馆在藏品选择上存在不同,因此研究者^[37]对博物馆及其价值进行了辨析与阐释,认为博物馆的价值始终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些不可计量的价值存在于博物馆的日常收藏和文献工作中。

文化机构的价值辨析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从关注概念本身走向关注实践开展的体现之一。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并不是为了辨析概念而存在,更多的是通过对事物本质的发现来使事物更好地为人所用,以促进社会进步。

3.2 基础理论

3.2.1 从“社会”出发解释现象的理论

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发展离不开用户和社会环境,因此社会学中的观点与理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帮助解释图书馆学的研究问题。宏观层面上,社会认识论和社会契约论等理论可以用于探讨图书馆学相关概念及其发展历程。谢拉的“社会认识论”关注的是社会作为整

体的“认知”过程,是整个人类和社会及其思考、了解、感知和交流的全部方式^[38,39]。社会认识论认为,知识是由社会生产出来的,因此需要建立知识生产制度来管理知识^[40],有助于对各类知识和信息结构的组织^[38]。社会认识论为图书馆文献工作和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39]。此外,社会契约论认为社会需要通过集体契约来弥补社会不平等现象,这一角度可以为图书馆概念和功能的思考提供思路,即可以根据限制行为的法律法规来分析图书馆,以了解图书馆作为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潜在力量^[41]。

微观层面与图书馆学的具体研究相关,社会判断理论、社会行动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社会性别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也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被运用。社会判断理论认为,人在获取新信息时会利用自身想法和态度对其进行感知与评价,这一理论可以阐明信息搜寻者的判断如何影响其信息选择,分析信息搜寻策略和用户对所获信息的评估^[42]。社会行动理论被运用于阅读引导策略的研究,该理论认为社会的各种现象是由人的社会行动构成,行动者会为自身行动赋予一定意义,并以他人行动为取向。因此图书馆在阅读引导中,应充分考虑读者(即行动者)、规范、所处情境和目标的相互作用,以帮助阅读引导的有效实现^[43]。社会学习理论探讨了个人认知、行为 and 环境的内涵及三者交互作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为缩小代际人群的“数字鸿沟”提供理论基础^[44]。社会性别理论在肯定男女两性生物性别的基础上,强调两性的社会性别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男女性别角色可以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改变。该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观点为分析图书馆员性别比例失衡现象提供理论基础,以帮助多角度解读图书馆员这一社会角色^[45]。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套在由个人或组织拥有的关系网络中现实和潜在资源的总和,具有结构、关系和认知三个维度的相互关联关系,而从这三个维度出发可以分析网络社区中影响成员知识共享的主要因素,以促进网络社群的知识共享^[46]。

3.2.2 知识交流:实现知识创造与传播最大化的理论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宓浩提出的知识交流论,从图书馆与社会关系角度构建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包括三个层次,即知识交流基本原理、知识交流过程与社会交流机构之间关系的理论、图书馆实现知识交流的内在机制和工作机理^[38]。为了促进知识创造和更大范围的知识传播,图书馆学界积极探索相关的知识交流理论,这些理论涉及知识发现、组织和交流的整个过程。

在知识发现中,根据知识创造理论,知识被认为是被验证的真实信念,并且与承诺、视角、目的和行动有关,具有动态性、人文性、行动性和主观性^[47]。知识的来源是多样的,既可以是文献(包括纸质文献、视听文献、数字文献等),又可以是数据库、网页等^[48-50]。文献知识发现理论和文献发现理论是与知识发现相关的且被图书馆学所关注的理论。与文献发现理论不同的是,文献知识发现理论用于对两组具有潜在关联关系的文献进行科学知识的挖掘^[48],而文献发现理论被认为能推动图书馆馆藏建设理论和职能理论的研究发展,是指在大量复杂的信息载体(如图书、网页、行业数据等)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寻找所需的某类文献的理论,其发现的是“文献”,而非“知识”或“数据”^[49]。

在知识组织中,运用生态学理论,将生物与环境的生态系统对应到知识组织系统与文献信息环境,可以为知识组织系统的构建与应用提供理论依据^[51]。语义网络、理论和图式是知识在人的思维中进行组织的三种结构模式,知识结构理论认为新知识必须与学习者已有的认知结构进行实质性的联系才有意义,而知识结构理论是图书馆知识组织与服务的主导因素,因此可以为图书馆知识组织与服务提供出发点^[52]。随着在知识组织中的合作现象越来越多,知识协同理论也受到了研究者^[53]的关注。企业间的知识协同被认为是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关联组织在集群的协同化环境下,以知识创新为协同目标,融合多项知识资源和协同能

力来共同参与的知识活动过程,这一过程能使不同个体的知识组织在一起,有利于协同目标的实现^[53]。

在知识交流中,阅读是读者自身接受信息和知识的过程^[54],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知识交流。阅读推广作为图书馆的主流服务,目的在于解决读者在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帮助读者喜欢阅读和学会阅读^[54,55]。阅读推广理论包括阅读推广的定义、阅读推广与图书馆服务和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关系等,涵盖了阅读推广活动组织策划、宣传、绩效测评、环境设计、馆员培训、用户心理与需求等方面的理论^[55,56]。为了促进知识流动以达到知识交流的目的,关系强度理论^[57]被运用其中。该理论将“关系力量”划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不同的关系强度影响着知识流动;强关系传递的复杂知识有利于隐性知识流动;弱关系提供的异质性信息有利于显性知识流动^[57],因此需要动态平衡强弱关系以促进知识更好地流动。

3.2.3 权利平等与保护:保障合法权利的理论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不仅关注读者权利如隐私权和借阅权的保护,还关注与信息资源和图书馆相关的权利保护,如版权和“图书馆自由”。

读者是图书馆服务的对象,每个读者无论其性别、肤色、身体状况如何,都应享受平等的权利。隐私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权利,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借助信息生态理论^[58]和凯泽的隐私理论^[59]来对读者隐私权保护进行探讨。信息生态理论强调信息环境和信息人之间的关系,主张正常发挥信息生态系统的功能,该理论可以为个人数据的保护提供理论指导^[58]。凯泽的隐私理论(Keizer's Theory about Privacy)认为隐私权的保护不区分线上或线下,也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个人进行自我调节的权利。该理论可以帮助研究者在大数据和关联数据时代重新审视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以促进图书馆对不同用户群体隐私权的保护^[59]。借阅权也是读者在图书馆中应享受到的权利。运用保护规范理论可以分析读者借阅权利的保障机制,该理论认为读者

借阅权利保障机制应包括以下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读者文献借阅权、图书馆使用规则的规范性质和保护规范性质、读者的权益保障^[60]。此外,酷儿理论(Queer Theory)^[59]和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61]等对不同性别和种族群体追求平等权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信息资源和图书馆相关的权利保护方面,新公共服务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版权利益平衡理论^[62]、“图书馆自由”理论^[63]为图书馆学研究信息资源和图书馆权利提供了理论基础。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政府应该以社会价值和公共利益为重,强调服务、公共利益、民主和公民;公共产品理论强调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的作用;版权利益平衡理论强调私权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这些理论为我国公共文化机构数字资源建设的版权策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62]。而对于图书馆而言,图书馆立法一直被图书馆界所呼吁,如研究者系统研究日本“图书馆自由”理论来思考图书馆权利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为推动我国图书馆立法作出了重要贡献^[63]。

3.3 理论模型

图书馆学研究所探讨或构建的理论模型按照作用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总体的研究框架,其发挥的作用是在宏观上指导某类型的研究,为未来研究指明发展方向,如基于科技文献的研究设计指纹描述框架^[64]和知识网络演化模型研究框架^[65]。这类型的理论模型大多是在梳理与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前人研究所揭示的特点与作者自身的见解相结合而构建的。第二类理论模型与具体的研究相关,且多见于信息组织与描述、信息检索与信息行为、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的研究中。

3.3.1 与信息组织与描述相关的模型

信息组织与描述中的理论模型与知识组织、语义互操作和关联数据的关系密切。语义网的发展使得资源最大程度的开放共享与互联成为可能^[66],资源在语义上实现最大化的关联并且能被机器理解与交换,需要对同义异构的

词进行规范表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尝试对多种资源进行规范化表示和语义关联,并建立了相关的模型或框架,如机构名称规范数据的语义模型^[66]可以将机构名称属性及实体间的关系进行有机关联;图书馆资源底层通用的整体数据关联模型^[67]可以增强馆藏资源数据关联网络的整体流通性;图书馆行业条码数据模型标准化方案^[68]可以为开启行业条码应用的二维码新时代提供支撑,以促进全球图书馆馆藏信息的交流;科研过程知识产出语义关联组织模型^[69]可以为科研数字仓储构建揭示科研过程知识产出关联关系的语义层提供依据。

在对资源进行描述时,FRBR(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模型、FRAD(规范记录的功能需求)和FRSAD(主题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是用户对网络化存取资源需求加大和书目数据处理环境发生变化的产物。FRBR与其他概念模型相结合,可以为多种信息描述、集成与交换提供帮助,如FRBR模型和CIDOC概念模型(基于事件的、专门为博物馆文化遗产相关文献而设计的模型)相协调产生的FRBRoo动态模型,可以抓取和表达书目信息的潜在语义,方便书目和博物馆信息的集成与交换^[70];FRICI(社区信息的功能需求)模型是基于FRBR所采用的实体—关系方法而建立,可以定义对社区资源发现、标识和访问所需的元素,且更好地支持了关联数据^[71]。为了使更多资源能够被关联与发现,遵从关联数据原则与机制的BIBFRAME模型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该模型在对资源进行分类、描述和关联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元数据方案,力图使图书馆技术环境更容易被非图书馆学专业人员所理解^[70]。

3.3.2 与信息检索与信息行为相关的模型

信息检索和信息行为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信息检索过程的生动性和用户认知的复杂性,使得信息检索和信息行为方面的理论模型多种多样。图书馆学研究者使用或构建了相关的理论模型,以期能简明生动地揭示信息检索和信息行为的特征,包括检索过程、用户

心理特征、特定情境中的用户行为特征等,为后续用户服务的开展提供理论基础。

经典的信息检索模型是这部分理论研究的基础,如Wilson的信息行为模型、Kuhlthau的信息搜寻过程模型、Bates的采莓模型等。在前人提出的经典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者探讨了多种信息(如音乐信息、健康信息)、群体(如历史学家、留学生、糖尿病患者)、情境(如移动环境、检索课程、阅读)、方式(如社会化搜索、协同搜索、信息偶遇)、用户主观特征(如需求、情感、认知)及其组合的多方面信息检索和行为,并且应用或生成多种理论模型,来支持具体实践。

例如,针对特定类型的信息行为,如健康信息行为,研究者提出了与身体相关的信息行为模型来揭示用户自身的健康信息需求、搜寻、管理和使用之间的关系,以及用户自身与他人的健康信息分享的关系^[72]。此外,特定群体的信息检索与信息行为可能与一般用户存在差异,对特定人群的行为特征进行揭示可以有效改进相关的信息系统和服务,以支持该人群的信息行为,如历史学家信息搜寻行为模型^[73]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支撑,而情境感知模型^[74]可以为情境相关的检索与行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信息偶遇作为被动的信息获取方式之一,有信息偶遇过程模型、感知模型和特征模型^[75]来指导后续的实践。而在用户主观特征中,情感维度和信息搜寻活动的模型^[76]可以为了解信息搜寻过程中的情感因素提供基础。

3.3.3 与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相关的模型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图书馆建设、服务和绩效评价等多方面的理论支撑。在图书馆建设中,由数字图书馆从量变到质变发展而来的智慧图书馆是近年来图书馆发展的方向。智慧图书馆的智慧服务是建立在当前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基础上,是以自动化、个性化、交互式的方式向读者提供所需的资源或服务^[77]。对海量的图书馆资源进行管理并能随时随地给用户满足其需求的服务,给数字图书馆的存储、图书馆管

理系统的安全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带来挑战。为了应对挑战,图书馆学人应用或构建了面向大数据的数字图书馆数据库缓存模型^[78]、图书馆管理系统的访问控制模型^[79]和基于业务流程重组的图书馆管理系统模型^[80]等,构建了智慧图书馆体系结构参考模型和标准规范体系框架,将智慧产品、智慧服务、图书馆业务管理系统和智能楼宇系统认为是智慧图书馆的核心,业务、数据、服务和产品是相应的标准规范^[77],利用或生成高校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模型^[81]和服务质量评价模型来对图书馆服务进行指导和评价,并且借助“3E模型”(Efficacy,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和“IOO模型”(Input, Output, Outcome)来构建图书馆绩效^[82]和技术绩效^[83]评价模型,对图书馆多方面的绩效进行评价。

在图书馆学教育中,如何促进教育与时俱进并发挥其最大价值是图书馆学教育关注的问题之一。针对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设计、图书情报专业培训、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设计等方面,研究者结合 iSchool 教育理念、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就业市场需求和 Dreyfus 技能获取模型相关的内容^[84,85],探讨了图书馆学教育问题,提出了促进教育发展的理论模型,如结合信息、人和技术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模型(即 IPT 模型)^[84]。

4 国内外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异同

国内外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均存在共性和个性的基础性问题,即既有国内外均关注的一般性问题,又有面向中国现实的问题。在对基础问题进行探讨时,不同的理论和模型被应用其中,包括来源于国外的理论、借鉴国外并加以改进的理论和中国原创的理论。

4.1 国内外关注的一般性问题

(1)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相关概念的再思考。“什么是图书馆”“什么是图书馆学”,这类

问题自图书馆学确立以来一直被学界探讨,且常借助于国外的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理论来辅助辨析,如社会认识论、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等。时代的发展为图书馆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机遇在于大数据和科技的进步为图书馆学的发展带来了新鲜血液,引发了研究者对数据、信息、知识、图书馆等概念的本质及其联系进行再思考,重新审视图书馆学在新时代的使命;挑战在于如何在时代变化中保持图书馆学的“不变”,并且合理利用新技术与方法来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即一切发展的前提是认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发展、价值和基本目标,这是图书馆学存在的保障。

(2)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历史发展进程。每个国家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都有其历史发展进程,这使得该问题成为了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均关注的问题。近十年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对该问题的探讨并不是对历史发展的简单回顾,而是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分析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图书馆学家对图书馆学本土化所做的努力,展望图书馆学的未来并指明发展方向。

(3)人性化与智能化的信息服务。“如何为用户提供所需的服务”是国内外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也是图书馆服务实践开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服务的形式和内容也结合了时代和图书馆服务实践而发展。人性化和智能化是信息服务的重要发展趋势,这不仅体现在服务形式和内容中,也体现在对用户需求 and 用户行为的采集与分析中。在理论研究中,对信息资源进行规范且科学地揭示(如语义描述和关联更多的资源)、对用户需求进行有效识别并为其提供检索或推荐服务,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对人性化与智能化信息服务进行探索的主要方面。在对信息资源进行揭示时,来自国外的“FR 家族”模型(如 FRBR、FRAD 和 FRSD)以及 BIBFRAME 模型是基础。我国学者结合我国信息资源和图书馆现状,提出了众多符合我国实际的理论模型,如可以规范机构

名称的“机构名称规范数据的语义模型”,可以增强图书馆信息资源关联性和流通性的“图书馆资源底层通用的整体数据关联模型”等。在对用户需求进行识别并为其提供服务时,理论大多来源于国外,如信息检索中的经典模型(如信息搜寻过程模型、采莓模型)为相关研究提供基础,后续研究也在此基础上纳入了情境、情感、用户认知等因素,使理论更贴近时代发展的特征,以指导后续实践。

(4)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发展。“如何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所关注的基础性问题。图书馆学的发展带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反之亦然。数字图书馆、融合图书馆和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发展的模式。三种模式的侧重点不同,且对图书馆智能化的要求逐步提升,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也在积极探索各发展模式的理论,以期指导实践。图书馆事业涉及与图书馆相关的多方面,如馆藏资源、馆员、服务、馆舍空间等,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赖于多方面的整体提升。在对图书馆事业未来发展进行理论探索时,大多数理论虽起源于国外,如“融合图书馆”的理念源于美国高等院校图书馆界,我国研究者继承与发展了这些理念,引入国内,并结合中国实际对理论进行了发展,构建了“融合图书馆的理论模型”“智慧图书馆体系结构模型”和“智慧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框架”。

4.2 面向中国现实的基础性问题

(1)图书馆服务均等化问题,包括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阅读推广均等化等。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工作”、要“以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为中心推进总分馆制”等,这些内容促进了学界对于“图书馆如何提供均等化服务,以促进公共文化均等化”这类面向中国现实的问题进行积极探索。针对该问题,对图书馆服务均等化推进的障碍和对策进行分析,推进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加强阅读推广供给、过程、服务等方面的均等化,加快数

字图书馆和数字资源建设等,都是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虽然目前图书馆均等化服务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但我国学者在开展调查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分析、归纳与总结了相应的模式,进一步发展了图书馆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可以更好地指导后续实践。

(2)我国图书馆法的制定与执行,包括图书馆总分馆制的落地、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制度的推进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特色图书馆法治进入了新时代。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法治体系过程中,我国图书馆界在曲折中前进,在学习国外图书馆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从地方立法实践到国家层面的图书馆法治建设,逐步探索和推动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法制框架的建设。近十年来,图书馆学界对国家层面制定图书馆法进行了理论探索,论证了图书馆法治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在国家出台了公共图书馆法之后,图书馆界就其中的政策该如何落地(例如如何促进图书馆总分馆制度的落地),如何推进图书馆法人治理、建立理事会制度,以及如何制定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标准化政策体系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究,为后续图书馆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提供了理论基础。

(3)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中国图书馆学会教育委员会发布的《新时代图书馆学教育行动倡议书》,为新时代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十年来,面对就业环境和学科环境的变化,如何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如何培养我国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使其能满足学科、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备受关注。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具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支撑,在批判继承国外图书馆学思想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需求,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与理论,为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实践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5 结语

5.1 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总结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是不

可回避的、支撑图书馆学研究且对图书馆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的理论问题。基于上述内容,本文将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归纳为五类,并且可以用五个“W-How”来概括,如图1所示。这五个“W-How”相互联结,构成了支撑图书馆学发展的五类基础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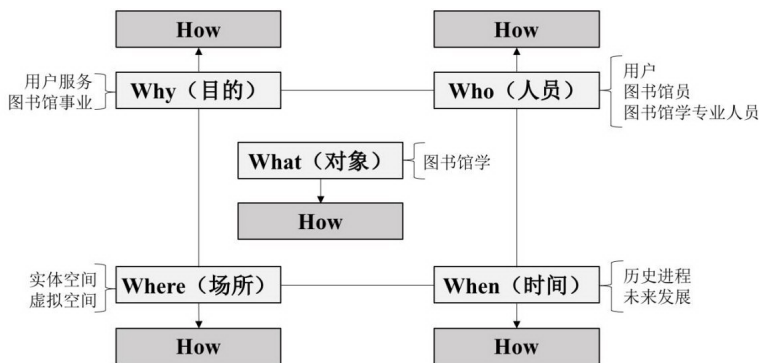


图1 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基础问题的“W-How”

第一类基础性问题可以用“What-How”表示,即近十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依然关注图书馆学本身及其相关的概念,并且深刻阐释了什么是图书馆学、如何理解图书馆学等这类问题。以“What-How”为中心,延伸出了另外四个“W-How”,即“Why-How”“Who-How”“Where-How”和“When-How”,代表了另外四类基础性问题。

第二类基础性问题是“Why-How”。对图书馆学进行研究,就图书馆服务对象而言,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服务;就图书馆自身可持续发展而言,是为了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近十年来,图书馆学界就如何为用户提供能够满足其需求的服务,以及如何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开展了一系列理论研究,从理论上探索了用户行为规律、影响用户行为和图书馆发展的因素、与图书馆相关的各项法律、政策和制度等内容,产生的系列研究成果也为后续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第三类基础性问题是“Who-How”。用户、图书馆员、图书馆学专业人员是图书馆学研究中所涉及三类重要人员。如何准确识别用户

需求,如何提升图书馆员自身素养,如何培养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以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等,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常见的问题,也是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第四类基础性问题是“Where-How”。实体空间(如图书馆和其他相关的文化或信息服务机构)和虚拟空间(如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研究离不开的“场所”。如何合理利用馆舍空间,如何有效利用馆藏资源,如何构建虚拟空间来为用户提供服务等,是图书馆实践开展前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

第五类基础性问题是“When-How”,这类型的问题与图书馆学历史进程和未来发展相关,与图书馆学的“不变”与“变”相关。图书馆学的发展需要“不变”,即需要历史的积淀,也需要“变”,即在理论上对其未来发展的引导。回顾历史,为展望未来提供了基础;展望未来,为图书馆学如何发展与谱写其历史提供了动力。

5.2 图书馆学基础问题的理论研究趋势

(1)大数据时代资源组织、关联与管理的问题

题,这类问题主要与“Where-How”相关。大数据时代将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馆藏实体与数字资源进行有效组织、关联与揭示,是对图书馆馆藏资源有效利用的前提。基于此,图书馆学应从理论上探索资源组织与关联规范,对资源标准化描述与揭示进行研究,借助相关理论如信息生命周期理论来对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进行探索,以最大程度地促进馆藏资源的发现、利用与管理。

(2)智慧服务和均等化服务的问题,这类问题主要与“Why-How”和“Who-How”相关。用户服务是图书馆学研究常谈常新的话题,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新时代的图书馆服务朝着智慧服务方向发展,未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应着重探索如何利用现有的技术和手段为用户提供智能化的信息服务,在服务过程中如何展示图书馆的知识性、智慧性和便捷性,图书馆员如何为不同用户提供均等化的智慧服务,如何贯彻实施法律政策以实现均等化服务的目标等。

(3)图书馆相关制度的建设与推进问题,这类问题主要与“Why-How”相关,且该研究趋势在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较为明显。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图书馆学研究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如何促进图书馆相关法律、法规 and 政策的实行,是研究者们密切关注的问题。未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存在着如下研究趋势:探索图书馆总分馆制的相关内容,分析图书馆总分馆制推进过程中的障碍和措施;研究图书馆章程在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内容,以充分发挥图书馆相关法律、规章和政策的作用,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4)新时代的图书馆学教育问题,这类问题主要与“Who-How”相关。图书馆学的发展离不开图书馆学专业人才,也离不开图书馆学教育。时代的发展为图书馆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开展图书馆学教育,使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满足社会需要,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应着重探讨的基础性问题。

参考文献

- [1] 易凌,龚蛟腾.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综述[J].图书馆论坛,2018,38(5):19-30,50.(Yi Ling, Gong Jiaoteng. A review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Tribune, 2018, 38(5): 19-30, 50.)
- [2] 向洪.四项基本原则大辞典[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248-249.(Xiang Hong. The dictionary of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M]. Chengdu: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Press, 1992: 248-249.)
- [3] 李锡初.试论图书馆学基础研究[J].四川图书馆学报,1996(6):54-56.(Li Xichu. On the basic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the Library Science Society of Sichuan, 1996(6): 54-56.)
- [4] 张敏.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产生——从“发刊词”的视角[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6,25(4):100-107.(Zhang Min. The produce of library science journal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word to a periodical”[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16, 25(4): 100-107.)
- [5] 范并思.图书馆学理论道路的迷茫、艰辛与光荣——中国图书馆学暨《中国图书馆学报》六十年[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1):4-16.(Fan Bingsi. A review of the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1956—2016[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7(1): 4-16.)
- [6] 肖鹏.从中国经验到中国方案:走向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世界化时期[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45(6):12-23.(Xiao Peng.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to Chinese approach: toward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eriod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9, 45(6): 12-23.)
- [7] Kim S, Jeong D Y.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theory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articles[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06(4): 548-562.

- [8] Julien H, Pecoskie J, Reed K. Trends in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1999–2008: a content analysis[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11, 33(1): 19–24.
- [9] Kumasi K D, Charbonneau D H, Walster D. Theory talk in the library science scholarly literature: an exploratory analysis[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13, 35(3): 175–180.
- [10] 吴丹, 徐爽, 李秀园, 等. 近十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理论使用分析[J]. 图书与情报, 2019(6): 41–51, 2. (Wu Dan, Xu Shuang, Li Xiuyuan, et al. Research on use of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of past ten years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2019(6): 41–51, 2.)
- [11] 吴慰慈.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走向[J]. 图书情报工作, 2017, 61(16): 6–7. (Wu Weici. The trend of research on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7, 61(16): 6–7.)
- [12] 黄红华, 周佳贵. 图书馆学理论的使命与担当——第六次全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综述[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2(3): 51–56. (Huang Honghua, Zhou Jiagui.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ies: overview the 6th national seminar on fundamental theories in library science[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2(3): 51–56.)
- [13] 《当代汉语词典》编委会. 当代汉语词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Editorial Boar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 [14] Buckland M.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s[M]. Londo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1: 18–19.
- [15] Boyce B R, Kraft D H. Principles and theori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J].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85, 20: 153–178.
- [16] Hjørland B. Theory and metatheor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 new interpretation[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1998, 54(5): 606–621.
- [17] Wilson T D. Models in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1999, 55(3): 249–270.
- [18] 熊武一, 周家法, 卓明信, 等. 军事大辞海·下[M]. 北京: 长城出版社, 2000: 2613. (Xiong Wuyi, Zhou Jiafa, Zhuo Mingxin, et al. Military dictionary II[M]. Beijing: Changcheng Press, 2000: 2613.)
- [19] 江向东. 应重视和加强对图书馆立法的基础性问题研究[J]. 图书与情报, 2006(1): 6–7, 9. (Jiang Xiangdong. Attach importance to researches into basic problems on legislation of library[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2006(1): 6–7, 9.)
- [20] 毛贻鸣, 李黛君. 中国图书馆法制史及法权述要[J]. 图书与情报, 2011(3): 1–5, 71. (Mao Ganming, Li Daijun.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library legal history and legal right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2011(3): 1–5, 71.)
- [21] 梅绍祖. 个人信息保护的基础性问题研究[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 25–30. (Mei-Shaozu. Research on the basic issue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J]. Academic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05(2): 25–30.)
- [22] Kohl D F, Davis C H. Ratings of journals by ARL library directors and dea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chools[J].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1985, 46(1): 40–47.
- [23] 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评价中心. CSSCI 来源期刊(2019—2020) 目录[R/OL]. (2019–03–29) [2020–01–14]. <https://cssrac.nju.edu.cn/uploads/file/20190329/1553852648836107.pdf>. (Institute for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CSSCI catalog (2019–2020) [R/OL]. (2019–03–29) [2020–01–14]. <https://cssrac.nju.edu.cn/uploads/file/20190329/1553852648836107.pdf>.)
- [24] Pettigrew K E, Mac Kechnie L. The use of theory in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1, 52(1): 62–73.
- [25] 王芳, 陈锋, 祝娜, 等. 我国情报学理论的来源、应用及学科专属性研究[J]. 情报学报, 2016, 35(11): 1148–1164. (Wang Fang, Chen Feng, Zhu Na, et al. Theories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sources, uses and discipline exclusive degrees[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16, 35(11): 1148–1164.)
- [26] 邱均平, 邹菲. 关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4(2): 12–17. (Qiu Junping, Zou Fei. A

- study of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4(2): 12-17.)
- [27] 王芳, 史海燕, 纪雪梅. 我国情报学研究中理论的应用: 基于《情报学报》的内容分析[J]. 情报学报, 2015, 34(6): 581-591. (Wang Fang, Shi Haiyan, Ji Xuemei. The use of theory in Chinese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15, 34(6): 581-591.)
- [28] Lombard M, Snyder-Duch J, Bracken C C. Content analysis in mass communication: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of inter-coder reliability[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2, 28(4): 587-604.
- [29] Yu L. Back to the fundamentals again: a redefinition of information and associated LIS concepts following a deductive approach[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5, 71(4): 795-816.
- [30] Stodola J T.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and questions of users with visual disabilities: an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4, 70(5): 782-800.
- [31] 张新华, 张飞. 知识的语义环境和逻辑层次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3, 57(14): 32-44. (Zhang Xinhua, Zhang Fei. Semantic ecology of "knowledge" and its logical hierarchy[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3, 57(14): 32-44.)
- [32] 叶继元, 陈铭, 谢欢, 等. 数据与信息之间逻辑关系的探讨——兼及 DIKW 概念链模式[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3): 34-43. (Ye Jiyuan, Chen Ming, Xie Huan, et al. 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 and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7(3): 34-43.)
- [33] Sabbata S D, Mizzaro S, Reichenbacher T. Geographic dimensions of relevance[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5, 71(4): 650-666.
- [34] Zhang G, Jacob E K. Understanding boundaries: phys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virtual dimensions[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3, 18(3): 1-14.
- [35] 吴金红, 陈勇跃. 面向科研第四范式的科学数据监管体系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5, 59(16): 11-17. (Wu Jinhong, Chen Yongyue. Research on scientific data curation system oriented to the fourth paradigm of scienc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5, 59(16): 11-17.)
- [36] Higgins S. Digital cu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a discipline within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8, 74(6): 1318-1338.
- [37] Vilkkuna J. Museum value or museality: only a theoretical concept or a concrete, practical tool? [J/OL].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6, 21(1) [2020-01-27]. <http://InformationR.net/ir/21-1/memo/memo1.html>.
- [38] 于良芝. 图书馆学导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150-153. (Yu Liangzhi.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3: 150-153.)
- [39] 周亚. 谢拉的文献工作教育思想与实践[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8, 44(3): 112-126. (Zhou Ya. Jesse H. Shera's thoughts and practice concerning documentation education[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8, 44(3): 112-126.)
- [40] 周鹏, 齐亚双, 王璇. 当代情报学理论研究中的社会认识论思潮(一)[J]. 图书情报工作, 2012, 56(12): 6-12. (Zhou Peng, Qi Yashuang, Wang Xuan. Thoughts of social epistemology in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theory (I)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2, 56(12): 6-12.)
- [41] Gerolami N. The library assemblage: creative institutions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5, 71(1): 165-174.
- [42] Tomic T.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s an underlying and unifying theory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0, 15(4): 1-13.
- [43] 刘小凤, 张亮亮. 社会行动理论视角下的阅读引导策略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5, 59(15): 35-41. (Liu Xiaofeng, Zhang Liangliang. Research on reading guide strategies from a social action theory perspectiv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5, 59(15): 35-41.)

- [44] 史昱天,赵宇翔,朱庆华.代际学习:连接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的新兴研究领域[J].图书与情报,2017(2):63-71. (Shi Yutian,Zhao Yuxiang,Zhu Qinghua.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an emerging research field to bridge digital natives with digital immigrant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2017(2):63-71.)
- [45] 李佳莹.图书馆员性别比失衡现象及其理论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6,60(12):57-61,68. (Li Jiaying. Phenomen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sex ratio imbalance of librarian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6,60(12):57-61,68.)
- [46] 成全.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网络社区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2(3):1-5,17. (Cheng Quan.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knowledge sharing in network community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J]. Library Tribune,2012(3):1-5,17.)
- [47] 王本刚.知识管理视域的组织知识创造理论述评[J].图书情报工作,2010(S1):1-4. (Wang Bengang.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10(S1):1-4.)
- [48] 吕娜. Swanson 方法研究与应用框架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1,55(24):44-47. (Lü Na.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frame analysis on Swanson method[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11,55(24):44-47.)
- [49] 吴志荣.文献发现:当代图书馆的重要命题[J].图书馆杂志,2013,32(9):4-7,13. (Wu Zhirong. Literature discovery;the important topic of contemporary library[J]. Library Journal,2013,32(9):4-7,13.)
- [50] 程鹏.知识发掘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0,54(18):111-115. (Cheng Peng. Research about concept of knowledge mining and related theorie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10,54(18):111-115.)
- [51] 常春.面向叙词表构建的知识组织生态系统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6,60(15):101-107. (Chang Chun. Research on knowledge organization ecosystem for construction of thesauri[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16,60(15):101-107.)
- [52] 刘乾凝.基于知识结构理论的图书馆知识服务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3,57(S2):124-126. (Liu Qianning. Research on library knowledge service strategy based on knowledge structure theory[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13,57(S2):124-126.)
- [53] 李丹.企业群知识协同要素及过程模型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9(14):76-79. (Li Dan. Research on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elements and procedural model of enterprise cluster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09(14):76-79.)
- [54] 王宇,王磊,胡永强,等.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和理论的新进展——东北地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研讨会综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34(4):17-22. (Wang Yu,Wang Lei,Hu Yongqiang,et al. Future research: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reading and populariza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northeast China[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2016,34(4):17-22.)
- [55] 范并思.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40(5):4-13. (Fan Bingsi. Reading promotion and library science:analysis on basis theor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2014,40(5):4-13.)
- [56] 姚显霞.阅读推广活动评价评述及其总体框架构建[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2):89-93. (Yao Xianxia. Evaluation of reading promotional activities and construction of reading promotion framework[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2016(2):89-93.)
- [57] 杨中华,卫武.基于关系强度理论的集群网络知识流动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09,53(6):24-27,50. (Yang Zhonghua,Wei Wu. The knowledge flow of industry clusters network:an analysis based on strength of network tie[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09,53(6):24-27,50.)
- [58] 韩秋明.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个人数据保护策略研究——由英国下议院《网络安全:个人在线数据保护》报告说开去[J].图书情报知识,2017(2):94-104. (Han Qiuming.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strategy research report said open[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Knowledge,2017(2):94-104.)

-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ecology: take the *Cyber Security: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Online* by British House of Common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Committee as an example[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7(2): 94-104.)
- [59] Campbell D G, Cowan S R. The Paradox of privacy: revisiting a core library value in an age of big data and linked data[J]. *Library Trends*, 2016, 64(3): 492-511.
- [60] 许乐. 读者借阅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研究——以德国行政法“保护规范理论”为视角[J]. *图书馆杂志*, 2018(10): 4-11. (Xu Le. The research on theoretical basis of readers' reading rights protection: on the "protective regulation theory" of German administrative law[J]. *Library Journal*, 2018(10): 4-11.)
- [61] Morrison K L. Informed asset-based pedagogy: coming correct, counter-stories from an information literacy classroom[J]. *Library Trends*, 2017, 66(2): 176-218.
- [62] 韦景竹, 李秋月. 公共文化机构数字资源建设版权管理策略研究——以广州市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馆为例[J]. *图书馆论坛*, 2015(11): 19-26. (Wei Jingzhu, Li Qiuyue. Research on copyright management of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taking libraries, museums and cultural centers in Guangzhou as examples[J]. *Library Tribune*, 2015(11): 19-26.)
- [63] 谢艳芳. 推动图书馆权利研究的四位理论先行者[J]. *图书馆建设*, 2015(5): 27-31. (Xie Yanfang. Four theory pioneers who promoted the research of the library right[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5(5): 27-31.)
- [64] 钱力, 张晓林, 王茜. 基于科技文献的研究设计指纹描述框架研究[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5(1): 14-20. (Qian Li, Zhang Xiaolin, Wang Qian. Research design fingerprint description framework based on scientific papers[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15(1): 14-20.)
- [65] 张斌, 李亚婷. 知识网络演化模型研究述评[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6, 42(5): 85-101. (Zhang Bin, Li Yating. A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model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network[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6, 42(5): 85-101.)
- [66] 曾建勋, 贾君枝. 机构名称规范数据的语义模型构建[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9(1): 42-47. (Zeng Jianxun, Jia Junzhi. The construction of semantic model of organization name data[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19, 37(1): 42-47.)
- [67] 常娥, 华苏永. 馆藏资源底层通用整体数据关联模型研究[J]. *图书馆论坛*, 2016, 36(8): 7-12. (Chang E, Hua Suyong. Bottom common organization model of the whole library knowledge resource[J]. *Library Tribune*, 2016, 36(8): 7-12.)
- [68] 董曦京. 图书馆行业条码数据模型标准化方案研究[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5(4): 51-59. (Dong Xijing. Exploring the standardized data model precept for bar code in librarianship[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15(4): 51-59.)
- [69] 马雨萌, 祝忠明. 科研过程知识产出语义关联组织模型构建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3, 57(22): 111-119. (Ma Yumeng, Zhu Zhongming. Study on model construction of semantic links and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outputs in the research process[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3, 57(22): 111-119.)
- [70] 吴贝贝, 宋文. 从 MARC 走向 Bibframe——后 MARC 时代的书目记录[J]. *图书情报工作*, 2014, 58(9): 85-90. (Wu Beibei, Song Wen. From MARC to Bibframe: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s of post-marc era[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4, 58(9): 85-90.)
- [71] Hider P.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community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6, 72(1): 81-102.
- [72] Beth S J, Gagan J, Katherine C. "You have to know your body!": the role of the body in influencing the information behaviors of people with type 2 diabetes[J]. *Library Trends*, 2018, 66(3): 289-314.
- [73] Rhee H L. Modelling historians'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ur with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J]. *Information Research*, 2012, 17(4): 544.

- [74] 张继东,杨杨. 基于多维情景的移动社交网络用户偏好获取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2017(3):54-60,70. (Zhang Jidong, Yang Yang. Research of user preference acquisition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scenario in mobile social network[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7(3):54-60,70.)
- [75] 王文韬,谢阳群. 信息偶遇模型研究回顾[J]. 图书情报工作,2014,58(21):130-135. (Wang Wentao, Xie Yangqun. Research review on information encountering model[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4, 58(21):130-135.)
- [76] Savolainen R. Emotions as motivators for information seeking: a conceptual analysis[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14, 36(1):59-65.
- [77] 刘炜,刘圣婴. 智慧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框架初探[J]. 图书馆建设,2018(4):91-95. (Liu Wei, Liu Shengying.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the smart library[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8(4):91-95.)
- [78] 王敬东. 面向大数据的数字图书馆数据库缓存模型设计[J]. 图书情报工作,2014(22):95-99. (Wang Jingdong. Design of digital library database cache model oriented to big data[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4(22):95-99.)
- [79] 曲建峰,施晓华,蔡峰华. 图书馆管理系统用户访问控制研究[J]. 图书馆论坛,2011(5):76-78. (Qu Jianfeng, Shi Xiaohua, Cai Fenghua. Research on access control in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J]. Library Tribune, 2011(5):76-78.)
- [80] 洪正国,燕今伟,黄勇凯. 基于业务流程重组的图书馆管理系统模型设计[J]. 图书情报知识,2011(3):35-39,71. (Hong Zhengguo, Yan Jinwei, Huang Yongkai. Design of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J]. Document,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1(3):35-39,71.)
- [81] 曾翠,尹恩山. 高校图书馆学习支持服务模型与运作模式研究——以广东财经大学图书馆为例[J]. 图书馆论坛,2018(11):148-154,178. (Zeng Cui, Yin Enshan. A study on the model and operation of learning support service in university library: the case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ibrary[J]. Library Tribune, 2018(11):148-154,178.)
- [82] 刘晓英. 基于“3E”理论的图书馆绩效评价研究[J]. 图书情报知识,2016(4):54-59,68. (Liu Xiaoying.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library based on “3E” theory[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6(4):54-59,68.)
- [83] 杨九龙,阳玉堃. 图书馆技术绩效评价 THEV 模型研究[J]. 图书馆论坛,2019(1):80-91. (Yang Jiulong, Yang Yukun. Research on the THEV model of library technology performance appraisal[J]. Library Tribune, 2019(1):80-91.)
- [84] 洪亮,刘宣冶,侯雯君. 基于 iSchool 教育理念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模型[J]. 图书馆论坛,2019,39(8):47-56. (Hong Liang, Liu Xuanye, Hou Wenjun. A new library science curriculum model based on the iSchool education concept[J]. Library Tribune, 2019, 39(8):47-56.)
- [85] 王福. Dreyfus 模型与最佳实践在图书情报专业培训中的应用[J]. 图书情报工作,2013(11):73-76. (Wang Fu. The application of Dreyfus skills acquisition model and the best practice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training[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3(11):73-76.)

吴丹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陆柳杏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董晶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樊舒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徐爽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李秀园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收稿日期:2020-03-06)